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 Tie Shi Zen Yang
Lian Cheng De*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张敏 /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Степ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Молоток

Степ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Молоток

Степ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Молоток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Gang Tie Shi Zen Yang Lian Cheng 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张敏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张敏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9

ISBN 7-207-07109-4

I. 钢... II. ①奥... ②张... III. 长篇小说 - 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106226 号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王 爽

主 编: 崔钟雷
副主编: 王丽萍 杨 琦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张敏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150008)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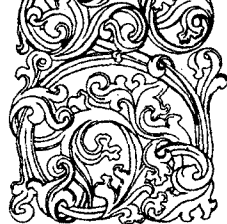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32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7-07109-4/I·941

定价: 12.00 元



Gang Tie Shi Zen Yang Lian Cheng 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前言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他的代表作,其中有大量情节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他出生于乌克兰沃沦省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在有钱人家当厨娘,由于家庭困难,他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之后他做过各种工作,贫困屈辱的生活培养了他对旧世界的仇恨和反抗性格。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家乡一度被德国军队占领,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组织上交给自己的收集敌人情报和将革命布告贴到德军司令部哨兵棚上的任务,显示了他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得到了同志们的赞扬。此后他参加红军打过仗,负过伤,后来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他不甘心于吃喝、呼吸、等死,于是他用文字来记述,后来他甚至连笔也拿不动了,而是靠口述,请亲友笔录,历时三载,克服

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不朽的杰作,成为前苏联的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

直到今天,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仍然闪耀着不可泯灭的思想光辉。保尔·柯察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中心人物,也是书中塑造得最为耀眼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在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影响下自发自觉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有着明确的阶级立场、崇高的道德风貌、高昂的革命激情、奇迹般的生命活力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保尔又是一个真实而平凡的英雄人物。面对疾病的沉重打击,他也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他的英雄主义激情中,也犯下了“左派”的幼稚病。保尔后来也终于认识到他不爱惜身体的行为不能称之为英雄行为,而是一种任性和不负责任。因此,保尔是于平凡见伟大的英雄人物,他是在革命的烈火中逐渐历练成熟起来的钢铁战士,一个有血有肉、让人感到亲切的榜样式人物。

作者在塑造保尔这一形象时,用内心独白、书信、格言警句等形式,揭示了这一形象的成长过程及其复杂性。保尔的形象是社会主义青年一代中最光辉最典型的代表。保尔·柯察金的名字传遍了世界各大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年轻一代理想的教科书。同时,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这部小说都可以称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而就它对读者影响的力量和深度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目录



Gang,Tie Shi Zen Yang Lian Cheng L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上卷

第 1 章	2
第 2 章	15
第 3 章	27
第 4 章	50
第 5 章	62
第 6 章	74
第 7 章	104
第 8 章	129
第 9 章	151

————— ♦ *Content* ♦ —————

目录



Gang-Tu Shi Zen Yang Lian Cheng 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下卷

第 1 章	171
第 2 章	189
第 3 章	214
第 4 章	247
第 5 章	269
第 6 章	295
第 7 章	314
第 8 章	330
第 9 章	341
第 10 章	348

上卷

SHIJIEJINGDIAN
MINGZHUWENKU

第1章

“凡是过节以前来这里补考的人都站出来。”肥胖的神父恶狠狠地看着全班的学生。他身穿长袍，胸前挂着沉重的十字架，脸拉得很长。这时，四男两女，总计六个学生站出来了，神父凶狠地盯着他们，孩子们显得十分恐惧。

“两个女孩坐下。”神父对两个女孩示意了一下。

两个女孩长长出了一口气，坐了下来。

“你们几个，到这边来！”瓦西里神父站起来，走到这几个男孩面前，“你们这几个活宝，谁会抽烟？”

“神父，我们不会抽烟。”四个孩子十分害怕，把声音压得很低。

神父很生气，脸涨得通红。

“什么？不会抽烟，小家伙，别耍滑头，是谁把烟末弄到面团里了？那好，让我来看看你们到底会不会抽烟！把口袋翻出来！快！要快！听到没有？赶快把口袋都翻过来！”

其中的三个孩子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一并将它们放在桌子上。

神父认真检查了所有衣缝，想从中找出证据，最终一无所获。于是，他转向没掏口袋的那个小孩。这个孩子一双大黑眼睛忽闪着，显得格外有神，他穿着灰衬衣、蓝裤子，膝盖上还打着补丁。

“干吗跟个呆木头似的，站在那里不动？”

这个小孩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愤怒，瓮声瓮气地说：

“我没有口袋。”

“呵——没有口袋！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你以为你还能安心地待在这里？亲爱的，你又想错了。上次要不是因为你母亲求我，我一定要把你赶走的，这次绝不能便宜了你，赶快给我滚出去！”说着，他用力地揪住小孩的耳朵，推推搡搡，把他赶出教室。

神父的举动把学生们都吓呆了，教室里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教室里所有的学生中，只有一个人——谢廖沙·布鲁兹扎克知道保尔·柯察金受处罚的原因。

那天，六个学生因考试不及格来神父家里补考，保尔把一小撮烟末撒在神父家的面团里了，那是神父家为复活节准备的。

保尔被赶出门后，坐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他知道：母亲在税务检查员家里当厨娘，从早忙到晚，还要为他操心，现在又该怎么回答母亲呢？又怎么有脸回去见她呢？

保尔难过极了，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想：这个该死的神父，都是给他害的。当初我要不给他撒烟末就好了。都是那个谢廖沙叫我干的。他说：“给这个可恶的家伙撒点儿烟末。”我们就撒了，他倒没事啦，我这次肯定会被开除了。

其实，保尔与神父很早以前就有矛盾。有一次，保尔和同学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受到神父处罚，被留下来，不准吃午饭。可老师又怕他一个人在教室里胡闹，就把他安排在高年级教室的后排。瘦瘦的、穿着黑色上衣的高年级教师正在给同学们讲解地球、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之久了，恒星也与地球相似。保尔觉得圣经里不是这样说的，他十分吃惊，想站起来说，但最终因为害怕而没敢站出来。

保尔的母亲是个教徒，母亲经常给保尔讲圣经上的道理。所以他对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不是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前的事完全深信不疑。

保尔记忆力很好，圣经课上，他总能得满分，因为他能熟练地记住并背出所有的祈祷词。新约和旧约也能背诵，就连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也能记得一字不差，清清楚楚。保尔对这件事还是很怀疑，他决定要向神父问个清楚。上圣经课时，神父刚刚坐下，保尔便举手发问：“神父，圣经里说地球存在五千年了，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

“胡说什么，谁说的？你就是这样学圣经的？”神父的回答尖锐可怕。

接着，神父就揪住保尔的两只耳朵，然后，他又将他的头向墙上撞

去,很快,他就被撞得头晕目眩、魂不附体了。然后又被罚去走廊里站着了。

因为这件事,他又被母亲狠狠地训了一顿。

第二天,母亲带他来学校,请求神父原谅他,让他重新回学校上课。从这以后,保尔对神父又气又恨,但也很害怕。保尔是从不让人欺负的,哪怕是稍加侮辱,他也不能原谅,这件事让他对神父仇恨不已。

从此以后,瓦西里神父常常欺负他,经常为一点儿小事就把他赶出门去,一连几个礼拜,罚他站墙脚,不让他课堂上听课回答。这导致他考试不及格,只好在复活节前与不及格的学生一起去神父家里补考。也就是在神父家的厨房里,他将烟末撒在了神父为复活节准备的面团里。虽然当时没有人看见,但是神父知道一定是保尔干的。

休息的时间到了。孩子们涌出来围住保尔。保尔一声不吭,愁眉苦脸。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布鲁兹扎克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有直接责任,但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

“让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浑厚低沉的嗓音,让保尔很害怕。那是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休息室的窗前喊他。

于是,保尔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教师休息室……

车站饭店的老板气色不太好,脸色苍白,已经上年纪了,淡色的眼睛显得暗淡无神。他漫不经心地看了保尔一眼,问道:

“多大啦?”

“十二岁。”母亲回答。

“好吧,那让他留下吧。他每个月的工钱是八个卢布,上班干一天一夜,在家歇一天一夜。在这儿上班时管饭,记住不能偷东西。”

“不能,不能。他不会偷东西,我向您保证。”母亲赶紧解释说。

“好吧,就从今天开始干吧。”老板吩咐道,“济娜,把这小家伙带到洗碗间去,告诉弗罗夏,让他顶替格里什科。”他转过身去,对旁边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个女招待说。

被叫的那个女招待扔下手中的活计,示意保尔,带他穿过店堂,向

洗碗间走去。母亲小声地嘱咐保尔：

“保夫卢什卡，你要记住，千万好好干啊，可不能再给我丢脸啊！”她看着儿子进了里屋，才带着一丝忧郁的神情，向店门外走去。

洗碗间里保尔看到的是一幅紧张忙碌的场面：盘碟刀叉堆得很高，几个妇女正在擦拭这些餐具。一个男孩——一头乱蓬蓬的棕红色头发，显然好长时间没梳理了，年纪比保尔略大些，正在摆弄两只大茶具。

一个大木盆里盛满开水，用来洗刷餐具，那水冒着热气。洗碗间的雾气大，刚进来，保尔看不清每个人的脸，他也不知该做什么，只好站在那里不动。

带保尔进来的那位女工对其中的一位洗碗女工说：

“来了一个新伙计，弗罗夏，是给你们的，让他顶格里什科的班，你来安排他做什么吧。”

她又指着被称为弗罗夏的一个洗碗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里的领班，她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说完，她转身走了。

“好的。”保尔回答的声音很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并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弗罗夏。弗罗夏一边打量保尔，一边擦着额上的汗，好像在想：他该做些什么呢？她麻利地卷起从胳膊上滑下的袖子，说道：

“你做的事十分简单：早上就把这口大锅里的水烧开，记住要让锅里一直有开水；自己劈木柴，还有这些茶炊也由你来做。当活儿多的时候，再倒倒脏水，擦擦刀叉。活儿很多，亲爱的，你会很累的。”她说话时带有很浓的科斯特罗姆方言，她的重音总是落在“a”上；这种乡音，还有她那小巧玲珑的鼻子、红扑扑的脸庞使保尔感到格外的亲切。

“看来，这个阿姨很善良。”他这样想，于是壮起胆子问弗罗夏：“那我正在干什么呢，阿姨？”刚说完，他也很不好意思起来，马上这里的女工都笑了，笑声淹没了他的话语：

“哈哈……弗罗夏有了个侄儿啦……哈哈！”

“哈哈……”弗罗夏本人笑得很欢。

这里热气弥漫，保尔并未看清楚弗罗夏的脸。其实，弗罗夏才十八岁。保尔感到浑身不自在，他又转身问那个男孩：

“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呢？”

小男孩瞅了他一眼，嘻嘻一笑：

“还是去问阿姨吧，我只是个临时帮手，她会告诉你的。”说完，他转身进了厨房。

“到这边来，帮我擦叉子。”一个上了年纪的洗碗女工对保尔说，“你们听到什么笑话了，笑得这么厉害？噢，拿着。”她边说边把一块毛巾递给保尔，“一头用牙齿咬住，一头用手拽紧，然后再把叉齿在上面来回地擦，要擦得亮亮的，一点儿灰尘都没有。这件事必须认真去做，老爷先生们都很注意叉子，如果他们发现这叉子不光亮有脏痕，那麻烦可就大了——女老板马上会赶你走。”

“女老板？”保尔有些弄糊涂了，“跟我说话的那个男人不是你们的老板吗？”

这些洗碗女工又笑了起来：“小兄弟，你不知道，他呢，只是个摆设，根本做不了主。真正做主的是老板娘。她今天不在这里，用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各自抱着一大摞刚用过的餐具进来了。其中一个长着四方大脸、宽肩膀、斜眼的人说：

“干活要麻利点，不要磨磨蹭蹭的。十二点的车马上就要到了。”

他一眼就看见了保尔，便问：

“他是谁？”

“新招来的伙计。”弗罗夏说。

“什么？新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凑过来，把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上，然后又把保尔推到两只茶炊前：“小家伙儿，你要当心，这两只茶炊要时时刻刻有水，你要小心侍候它们。可现在呢，瞧，一只火灭了，另一只也不那么旺了。今天第一次先放过你，如果明天仍然这样，那你会挨揍的。记住了吗？”

保尔没说什么，赶紧侍弄茶炊。

干活的第一天，保尔干得很卖力，他心里很清楚，这里不能和家里相比。在家里妈妈的话可以不听；在这里，刚才那人已经说得再清楚不

过了,那就是不听话就得挨打。

保尔把脏水倒掉,他用一只靴子把炉筒盖住,把炉火吹旺,那大肚茶炊马上火星四溅旺起来,接着他给烧水的大锅添柴,又把湿毛巾放在已经把水烧开的茶炊上烘烤。保尔累得筋疲力尽,一直忙到深夜,他从洗碗间走到厨房去。

“这孩子很可怜,不停地干,看来是实在没办法才干这种活的。”上了年纪的洗碗女工阿尼西娅看着保尔消失的身影说道。

“不错的,他很勤快的,这样的人干活是不用别人管的。”弗罗夏接着说。

“他这样很容易累垮的。”卢莎和她们二人的意见不一样,“刚开始很卖力气的……”

保尔干了一天一夜,疲惫不堪。凌晨七点,一个长相凶恶的男孩来接班。这个男孩看该干的活保尔已经都干了,两个茶炊都已经烧开了,就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从牙缝里“滋滋”地挤着唾沫,傲慢地打量着保尔,斜了斜白眼,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喂,混蛋,记住明天六点来接班。”

“为什么?”保尔问,“换班的时间是七点。”

“别人七点换班,我管不着,但你一定得六点钟来换班。如果你再废话,就让你脑袋肿几个包。真有你的,小崽子,刚来就跟我摆臭架子。”

在一旁刚刚交班的洗碗女工奇怪地注意着这两个孩子的举动。保尔显然是被那个男孩子的无礼行为激怒了,他向前逼近一步,本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又怕刚上工就被开除,忍住没有动手。

“你规矩点,别骂人,要不有你好看的。我会打架,并且一定不比你差,如果想试试,那就尽管来吧。明天我七点来。”

男孩往锅边退了一步,惊愕地看着怒气冲冲的保尔,没有想到这个新来的男孩态度如此强硬,有点儿出乎意料。

“咱们走着瞧。”他低低地嘟囔了一句。

就这样,第一天上工十分顺利地过去了。保尔感到轻松踏实,他用

劳动换得了休息。他也工作了,现在,谁也不敢说他是寄生虫了。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厂房的后面懒洋洋地升起。保尔家住在列辛斯基庄园后面,他马上就要到家了。

“母亲一定早就起来了。”保尔想着,吹着口哨加大了脚步。

“从学校被赶出来,也不见得是坏事,反正我再也不用怕那个可恶的神父了,他再也甭想找我的麻烦了。”他想着,不知不觉到家了,在开门时他又想起了那个换班的男孩:“还有那个黄毛小子,我一定要狠狠地揍他一顿。要不是怕人家赶我走,我现在就给他点颜色看看,反正这是迟早的事。”

果然,母亲起得很早,正在院子里烧茶炊,见儿子回来了,便小心地问:“还行吗?”

“很好。”保尔答道。

母亲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很快他就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哥哥阿尔青的身影。

“是哥哥回来了吗?”他很害怕,不安地问道。

“昨天回来的,以后要在机务段做事。不走啦。”

保尔犹豫不定地打开了房门。背对着他坐在桌旁的哥哥,把庞大的身躯转了过来,黑黑的浓眉下,一双严峻的眼睛正注视着保尔:“呵,回来啦,真了不起,撒烟末的英雄!这都是你做的好事!”

保尔感到这会儿与哥哥交谈一定不会有好结果。

“既然他什么都知道了,就肯定会对我又骂又打的。”保尔想。

他有点儿害怕哥哥。可这次哥哥没打他,他坐在凳子上双手放在桌上,用一种既带有嘲讽又有些蔑视的眼光看着保尔。“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把所有的功课都学完了,也已经大学毕业了,现在该来洗碗啦?”

保尔一声不吭,死死盯住一块带有裂缝的地板,专心致志地打量着突出的钉帽。阿尔青没再说什么,从桌后站起身来,进了厨房。

“这次肯定不会挨打了。”保尔这才放下心来。

喝茶时,哥哥平心静气地向保尔询问事情的经过。保尔便把事情

的原因讲述了一遍。

“现在就这样胡闹，那以后又怎么办呢？”母亲很担心地说，“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他到底像谁呀？我的上帝，可真让我操心啊。”她抱怨开了。

阿尔青把空杯从身边移开，对保尔说：

“保尔，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也就只好让它过去了。以后一定要注意些，上班时别胡闹，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如果你再胡闹让人家赶出门外，我一定要教训你的，你记住了，别再让母亲为你操心。你到哪里都惹事，出乱子。这回要吸取教训好好做下去。等明年，我会想办法让你到机务段去当学徒的，总在洗碗间里不会有出息的，你现在还小，要学点儿手艺。我现在已经在这里上班了。母亲也不再做工，去伺候那班畜生了。你要争气，保尔，一定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说完，他站起来，穿上上衣，对母亲说：

“我有事要做，出去一会儿。”他弯腰出门，走到院子里，经过窗户时，他又对保尔说：

“我给你带回了一把刀子和一双靴子，妈妈会拿给你的。”

保尔做工的这家饭店的生意很兴隆。五条铁路线在这里交汇。车站上总是人满为患，只有在夜间两趟列车的间隙时刻，才能歇上个两三个小时。无数列军用列车驶进这里，又从这里开出去——驶进来的是断肢伤残人员，送往前线的是新入伍的士兵。

保尔在这家饭店一直干了两年。两年来，他只知道这里的厨房和洗碗间。共有二十多人在这间很大的、用做厨房的地下室里工作，十个堂倌不停地在餐厅和厨房之间奔跑。保尔得到的工钱已经由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了。两年来，他长大了，身体也结实了。他辗转于厨房和洗碗间，也吃了不少苦头。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固执的小男孩，常常打他，又怕这个男孩哪天发起疯来杀了他。要不是保尔干活卖力气，早就被赶走了。他干活最多，而且从没有感到过累。在餐馆生意高峰时，他能端着托盘一步跳过四五级台阶，奔跑于厨房和餐厅之间。